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廿四)

慧光居士

虛雲

虛雲原名古巖，又名演徹，字德清，光緒廿六年（時年六十一歲）十月上終南山結茅，覓得嘉五台後獅子巖，地幽僻，爲杜外擾

計，改號虛雲。湘鄉人，族姓蕭，梁武之後。父玉堂，爲福建泉州太守，母顏氏，年逾四十無子，禱觀音大士得孕。父母夢一長髮青袍人，頭頂觀音，身騎猛虎，跳入床上，母驚醒，異香薰室，既生雲公，落地乃一肉團，母大失望，氣壅而絕。翌日有賣藥翁來割之，得男，卽雲公也。庶母王撫育之，不喜茹葷。稍長就傅，亦不嗜儒書，而好佛經。父滋不悅，嚴責之。年十七，以兼祧故，爲娶二媳，一田氏、一譚氏，公與二氏同居而無染。年十九，決志離俗，從弟富國同此志，暗探福州鼓山路程，作皮袋歌一章，留別二氏。有句云：皮袋歌。歌皮袋。有形若不爲形累。幻質假名成對待。早日回心觀自在。不貪名。不貪利。辭親割愛遊方外。又云：大修行人必見性。速修行。猛精進。種下菩提是正因。九品蓮生有佛證。彌陀接引到西方。放下皮袋超上乘。皮袋歌。請君聽。離家後與富國同逃至湧泉寺，禮常開老人，爲披剃。翌年依鼓山妙蓮和尚圓受具戒。公學無常師，師天台之融鏡，友九華之月霞。徧參金焦高旻諸禪宿，而友冶開法忍。結茅於終南，發心參禮，遊海內名山，遠及康藏印緬，歷霜天雪地，蕉雨椰風，巨流峻嶺，靡不任境去來，禪心自在。百年以來，興建道場，重修古刹，無不如願。以一笠一鉢一背架而來，亦以一笠一鉢一背架而去。民國歷屆元首孫（文）袁（世凱）林（森）蔣（中正）諸公，咸致禮敬。二十三年八月駐錫曹溪南華寺，諸方信士皈依者不可以數計。三十一年奉召入渝，在慈雲華嚴兩寺分建

息災法會。修懺圓滿返粵，移駐雲門，修繕梵宇。四十八年己亥十月十三日吉祥入滅，世壽百二十，戒臘百歲。公度人無算，其降魔解紛拯溺消災諸奇跡，備載自述年譜，門人更輯法彙十卷印行。

雲公蒞粵因緣，有足述者，開國七年戊午，公在滇南鷄足山，時韶州軍務督辦李根源，修理南華寺，請公主其事，公以鷄山因緣未竟謝却之。十七年戊辰，公與王居士九齡同寓香港，省府主席陳銘樞邀至珠江，亦請公住持南華。而先有海軍部長楊樹莊及方聲濤等以閩之鼓山寺急待整理，派人迎往。公以出家鼓山因緣，勿能却也，遂之鼓山，數載辛勞，畧有建制。二十三年甲戌四月粵僧敬禪元清福果等參禮鼓山，屢言粵中佛法衰落，祖庭傾圮，請公赴粵興之，意未決。一夜連獲三夢六祖，喚來南華。次日向諸人敘述夢緣，感歎稀有。不數日，粵北綏靖主任李漢魂函電邀約住持南華，並派秘書吳種石暨廣州香港縉素十餘人到鼓山迎迓。公遂赴粵，詣曹溪，禮祖庭。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將南華職務付弟子復仁主持，逕往乳源中興雲門寺。

雲公論詩有云：禪曷爲而有詩也，自行入單刀直入，一念相應，吐詞拈韻，往往爲士大夫所誦。世以文字難僧，僧亦遂以文字應世，或馳騁世典，殫心雜學，將無上妙法，視爲具文，正法眼藏淪乎聲色。甚而尋章摘句，四六精詳，處處驢唇馬舌，噫！法門一至此耶。一變而語錄，再變而辭賦，三變而爲詩文，佛法何可言哉。雖然，亦不可概論也，當觀其人爲何如耳。其人見諦真，則言言至理，語語明宗，假山水以寓其懷，借時物以舒其臆，如遠公之招陶劉，佛印之契蘇黃，大慧之於子韶，詩亦何妨於禪哉。但不以見長，若以此見長，詩精則亦詩僧而已。而况以之爲名

利之階，攀緣之具，其言雖工，其行不可問，行不可問，心更不可知矣。（錄法彙卷六卓菴詩集序）

贈何鏡天寬仁居士

爭名攘利處。秦關楚漢驚。一枕熟黃梁。夢回空無與。斯世幾英雄。倏忽臥草露。況諸不遂者。空把光陰誤。失足成千古。如來難救度。好趁宿願深。快將生死顧。佛言如皎月。照破無明路。叮嚀信願者。時時勤覺悟。萬劫獲此身。燃眉急須護。法法皆我心。我心絕外務。生亦不會來。滅亦不會去。生滅幻去來。如如體常住。

贈妙明師

一會匆匆又別。終朝無可言說。直教石筍抽條。方見虛空破裂。不須添醬加鹽。何勞眼耳鼻舌。筆尖點出月輪。徧界光輝皎潔。

雲移石（年譜光緒三十年甲辰六十五歲）

鉢盂菴在雲南大理府賓川縣鷄山，自嘉慶後，已無人住。因大門外右方有一巨石，白虎不祥，擬在此鑿一放生池，僱工斫之。即去土察之，無根，石高九尺四寸，寬七尺六寸，頂平可跏趺坐。招包工移左二十八丈，來工百餘，拼力三天，無法動，不顧而去。予禱之伽藍，嘩佛咒，率十餘僧入，移之左。哄動象觀，驚為神助。好事者題為雲移石，士大夫題詠甚多，予亦有詩紀之。

嵯峨怪石挺奇踪。苔蘚猶存太古封。天未補完留待我。雲看變化欲從龍。移山敢笑愚公拙。聽法疑曾虎阜逢。自此八風吹不動。凌霄長伴兩三松。

鉢盂峯擁梵王宮。金頭陀舊有踪。訪道敢辭來萬里。入山今已度千重。年深嶺石痕留蘚。月朗池魚影戲松。俯瞰九州塵外物。天風吹送數聲鐘。

戒期

得守空王法。勿爲魔事侵。戒香薰寶座。梵網結珠林。妙契西來意。單傳東土心。但看沾化處。咸頌海潮音。

示天性

佛愍蒼生苦。慈悲爲我人。空花留醫（音翳眼疾也）眼。虛室不容塵。逃逝憐驕子。啓纏示結巾。本來無有相。一動便紛紜。

山居五首錄一

歷遍江湖到此中。把茅深隱萬重峯。死柴頭上心花燦。拆腳鐺邊性海通。篲帚掃穿百雜碎。鋤頭翻破五家宗。清風明月常如此。懶較諸方同不同。

臥病偈

小病何須日恐惶。饒他艾朮與薑湯。通身自是還元藥。一念無非壽世方。白晝經行提勁氣。通宵禪坐定心香。不資藥力資神力。祇此伽陀大藥王。

和湯瑛寬筠居士見贈

弘揚大法賴羣賢。荷担如來汝着肩。扶起破盆齊努力。拈來信手是禪機。

和陳眞如居士

山重重又水重重。透出重重重重見功。重重妙義重重意。不管東西南北風。

理重重復事重重。方位原無西與東。遍界不藏眞實義。眞如如是妙無窮。

虎皈依附記

民國二十三年冬啓建道場，達官貴人有帶兵弁者，某夜入壇時，江孔殷之子叔穎時立藏經樓上，首先發見曹溪門外有兩道電光，近視之，虎也，嘩然。兵弁正擬發鎗，師驟至止之，虎伏階下，師爲之行三皈依，囑其隱深山，毋傷人，虎三叩首去，回視猶戀戀。以後每年必出巡一二次，山猪野獸絕跡。偶聞虎嘯聲，師即出，善慰遣之。此老虎皈依之異，聞師當時說三皈依後，爲說偈曰：

虎識皈依佛。正性無兩樣。人心與畜心。同一光明藏。

明一

明一字觀本，族姓張，名壽波，字玉濤，中山人，光緒舉人

。講求維新，東渡日本，爲橫濱大同學校校長多年。壯歲知有出世事，深研佛典，捨宅爲功德林。遣其獨子依微軍老和尚薙度，未幾卒。師以母老，不欲遠離。年六十三，太夫人棄養，師遂出家，赴鼓山依雲公受具。雲公以編整鼓山宗圖及經板事屬之。乃赴滬上訪大正續藏，爲鼓山增補各祖師傳記。迨雲公赴南華，師爲首座。中日戰後，雲公擬命接廣州六榕寺住持。師病不起，世壽七十八，僧臘十六，荼毘得舍利無數，著述甚豐，有香光閣集二十卷待刊。

南華枯木吟并序

南華祖庭後九龍泉畔，有參天老樹三株，其一上段已枯折，其二枒槎搖落，不知幾經年月也。鼓山雲公老人入主祖席，乙亥冬傳戒，四方來者數百人。自明代憨山清公而後，冷落數百年之祖庭，忽欣欣有生意，而物感亦於然起變化，冬月寒枝，忽發嫩葉，三株次第向榮，昔聞玄奘三藏，西域取經，靈巖寺之古松，枝枝西向，及歸，枝忽東迴。門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師果還。遂號摩頂松。今此瑞應，得無類是，因爲長歌紀之。

君不見九龍山下九龍泉，流澤涓涓遍大千。曹溪一滴成漪漣。又不見一花五葉無根樹。普蔭人天春嫗煦。葛藤豈落有無句。何來豫章落葉吟。庾信却抱淮南心。不萌之草藏香象。舊處枯春何所尋。誰知萬象森羅中。枯椿向上還有事。從來感應成道交。機微歷歷不思議。昔聞大唐西域記。鉢羅山上灰菩提。涅槃佛節葉彫落。一夕新抽還舊莢。無憂王妃曾剪伐。外道異見還災梨。祠天火燄茁雙樹。香乳灌溉枝還齊。及聞三十三晝度樹。葉黃委落諸天喜。不久還生如鉢花。果上色香更鮮美。阿含經說聖弟子。離欲歸真亦如此。四禪得果成樂遊。枝葉先零差可擬。吾人莫作繫驢楸。珊瑚枝枝撐着月。誰知確嘴已生華。臘月蓮花豈不發。靈苗有在當諦觀。祖庭雜作等閒看。枯榮兩樹灼然見。植材記取高安灘。南華老樹半心空。寒枝百尺凌蒼穹。中有三株生意盡。屹然樞杌將毋同。今冬忽作欣欣意。枝柯萌蘖還青葱。如是新條占

瑞應。勉哉蘭桂當印證，萬物一體原同根。集枯集苑何曾定。莫作時人見牡丹。惘然譜作如夢令。我今更與蛇添足。覺華遍映塵中鏡。未明道眼出家兒。園樹生耳還信施。老子堂前雙柏枝。得時枯幹還離披。嶽神得戒尊所師。北巖松柏爲東移。儒門孝弟多祥熙。庭槐紫荆猶有知。古云草木有道存。黃花翠竹皆靈源。會心痛領法界性。體用都歸不二門。我佛常說枯樹經。着眼宗門絕後醒。兩般雜揉成一什。解嘲聊作自心銘。憨公沒世四百年。南華掩曖草芊芊。而今佛日濛汜出。又見曹溪大願船。夾溪桃李釀春風。把舵慶值河上公。西來細認摩頂松。葉葉枝枝今已東。誰歎誰歎枯木象。誰歎誰歎雲中龍。誰歎誰歎起吾宗。梅開一鋪真功德。冷香和月一聲鐘。

融熙

融熙字寬筠，號九指頭陀，族姓湯，名瑛，字雪筠，原籍浙江，其先宦遊粵東，因家焉，遂爲番禺人。少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形儀高朗，若逸鶴凌空。讀書聰穎過人，出與士大夫遊，皆驚其才辯。夙根渾厚，精研內典，固外服儒冠內宗梵行者也。壯歲浮沉宦海，博甘旨以奉母。嘗與梁致廣胡毅生陳少白趙士覲結解行精舍於廣州六榕寺，以居士身度衆生甚衆。發願重修花塔，夜放佛光。遠近驚異，工竣，人咸稱之。民國三十三年甲申浴佛節，赴南華皈依虛雲老和尚。中原多事，避亂香江。四十二年癸巳二月十九日毅然出家，詣荃灣竹林禪院求融秋師剃度，秋以公夙著名德，不敢以師禮臨之，號之曰融熙，示兄弟行也。越年禮大嶼山靈隱寺靈溪師受具足戒。以時節因緣，向南洋弘化。初到星洲，任大覺寺住持，談經說法，名動一時。繼應吉隆坡、怡保、檳城等處講席。默察機緣成熟，移錫吉隆坡觀音寺，望影皈依見形折節者日益衆。與其弟子創建馬來亞佛學社，宏揚大法，暢演圓音。不及二年順世，無疾而終，時民國四十七年戊戌年六月十一日，世壽七十一歲。荼毘時靈蓋骨不壞，其弟子葬於吉隆坡廣東山之陽，請順德岑學侶居士銘塔。生平著述有六祖壇經無相

頌講話，百喻經選講，佛教與禪宗，葛藤集，圓音月刊，其餘未梓者尙多云。

呈虛雲師
閩海昆池震法雷。曹溪重見法堂開。眉毛掃地婆心切。可是鷄山出定來。
踏破須彌香象王。如來家業獨擔當。一盂粥飯三條篋。鐘板重懸九道場。

和岑學呂居士夜讀楞嚴有省

天下老鴉一般黑。從知假相即眞如。六羣羅漢敷金座。千葉蓮花燦火居。禪淨笑看生角虎。貪癡漫說上竿魚。吟成倚杖見牛斗。無復微雲滓太虛。

送同學伍參謀長應祺出家

猶記螢窗醉濁醪。如今鬢舍長蓬蒿。低眉菩薩登初地。放眼乾坤入一毛。廿載功名成破甑。三千煩惱付鋼刀。英雄老去多皈佛。畢竟袈裟勝戰袍。

次韻奉和馬君佩居士四絕

久別秋空一雁來。故人無恙思悠哉。沿江蜆子遲君拾。祖意今猶在酒臺。（華嚴靜問蜆子和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和尙曰神前酒臺盤）

黑山鬼窟人問世。宏願添油續慧燈。好把須彌權作筆。描盡虛空等箇人。（僧問布袋和尙在這裏等甚麼和尙云等箇人）傳火何愁已盡薪。心眞一切法俱眞。假眞畢竟皆如幻。入海泥牛疑煞人。（古宿語錄昨夜泥牛奔入海直至如今消息絕）栽松道者漫遲遲。閻老音書雪片飛。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五祖前生是栽松道者）

丁亥六十初度自題小照

爾即是我。我不是爾。離水無波。波豈是水。我無自性。爾從緣起。識爾如金。識我如矢。六旬光影。未得吾髓。一場懨懨。豈有此理。

贈醉道人

無酒學佛。有酒學仙。仙不壓酒。酒乃天泉。智哉道人。平

生好酒。萬事不如。一杯在手。世人盡醒。道人猶醉。醒有機心。醉則天趣。機是種因。趣則自在。醉裏乾坤。脫然無慮。此中妙理。誰能領會。質之道人。道人曰對。

感事（癸巳元月初四日途有顛漢舞錢棒擊傷十餘人予亦傷頭背肩部頓覺五濁惡世無處不險出塵之念彌切）

瘋子相逢漫怨嗟。繩蛇看破本來麻。禪心不與童心異。老尙頑嬉笑戴花。

當頭一棒頂門開。無耳陀龍聽法雷。此即成吾善知識。驀從背痛見如來。

癸巳二月十九日在芙蓉山竹林寺出家感懷

圓音無計續獅絃。（經言獅子絃音衆響皆絕予來港恢復佛教圓音月刊機緣不契兩期而止）物外偷閒感逝川。修行萬竿舞寒翠。芙蓉山上好安禪。

畏從果上更生因。收拾乾坤入一塵。垢淨隨緣銷舊業。（古德云修行不揀垢淨只合隨緣銷舊業更勿作新秧）污垢優鉢大於輪。（梵語優鉢此云蓮花經言高爽之地不生此花卑濕汚泥乃生此花人有以在本山出家爲異者聊以解嘲）

魔佛原來共一家。（佛門不二魔佛一如）涅槃生死等空花。（借句）自憐光影從門入。（禪境到昭昭靈靈時只名光影門頭古德云從門而入不是家珍）法眼如今尙有瑕。（昔僧問夾山如何是法眼夾山曰法眼無瑕。）

閱盡滄桑道味親。可堪塵世遍波旬。（梵言波旬魔也）法雷未許驚羣蟄。且作聲聞自了人。（菩薩大願無窮入世度生聲聞遣世入定惟求自了）

復吳唯菴

一管綿裏針。捫之刺人手。一股沒絃琴。輕彈魑魅走。風度古謝安。白也眞祭酒。山僧會機鋒。面南看北斗。

甲午從新加坡飛緬甸出席世界佛教友誼會

扶搖鐵翮一毛輕。耳畔風雷九萬程。莫是老來顛倒甚。涅槃不證上瑤京。

太空寥廓好翱翔。造化玄機暗自商。雲上驕雲下雨水。分明天道有炎涼。（未完待續）